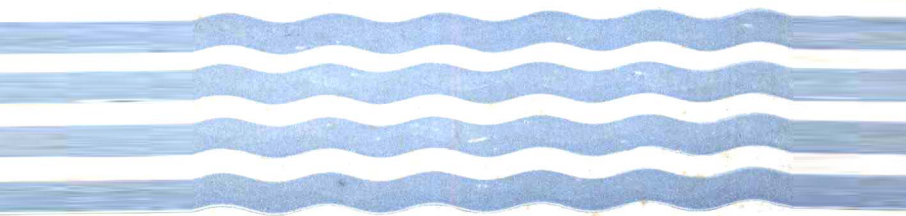


胡天风

天鳳海雨集



天
风
海
雨
集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深沉的怀念，浓厚的情谊。不凡岁月伴随浩荡天风复归纸上，铭心往事化作滂沱海雨浇注笔底。故人、故事、故乡，一经一纬，均编织着征程的曲折，纯情、真情、热情，一字一句，皆凝聚着人生的甘苦。老诗人胡天风于写诗之余，对散文亦有研究，此次结集编选态度严肃认真。所选六十一篇，大都曾发表于全国各大报刊，洵属佳品。其叙事抒情，娓娓如围炉夜话，凝练朴素，无一系率意而为。一卷在手，将使你如沐春风；细加品味，更会令你乐趣无穷。

天 风 海 雨 集

胡 天 风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（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）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阳新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K 6.875印张 3 插页 140000字

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

ISBN7—5354—0345—X

I·299 定价：2.60元



(1986年)

胡天风 1923年生于湖北省天门县。多年来一直从事编辑工作，业余写作诗与散文等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作协湖北分会理事、武汉作家协会顾问。职称为编审。著有诗集《呼唤》、报告文学集《荆江分洪》等多种。

序

中国是诗的国度，也是散文的国度。诗与散文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，较小说和戏剧更为丰富。我从小爱诗，也爱散文，主要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中的诗与散文。由于爱，就试着涂鸦，并不揣鄙陋拿到报刊上去发表。可惜由于自己努力不够，加上世路的崎岖，致使许多美好的年华从我手中白白飞走，我却在这两方面都没有取得象样的收获。诗，去年才出了一本《呼唤》，仅收诗一百余首。散文，如今还是第一次结集。我学写散文，比学写诗还早一点。从抗战时期到1955年因故辍笔为止，曾拉杂写过一些，但大多散佚，少数留下来的也不免时过景迁，故本集只选收1979年重新执笔以来所写的部分篇章，其余均摒而不取。

本集共分四辑，另加一个附辑。

第一辑主要是“文革”中下放劳动的一些经历和见闻。我曾下放多次，前后近八年之久，“农业大跃进”和“大办钢铁”，我都处在第一线。不过除“文革”中一次以外，其余极少留下什么泥爪。就是写下的，也受胆识与能力所限，没能象别的作家有那样大的气魄，去反映运动的大场景，而只不过写了一些大场景下的小事，这是无可奈何的。

第二辑写的一些人物片断，多是我对所爱友人的怀念与追思（也有个别例外）。在从暗夜迈向黎明的旅程上，我曾

得到许多友人的指导和帮助，这里只写了少数几个，而我的感激是决不止于此数的。

第三辑是对童年、青少年生活的一些回忆。这里有甜蜜，也有苦涩，真正的辛酸并未写出。《藕塘边》与第一人称的写法稍有不同，有点近乎速写，文中涉及的年代也较近。只因它是发生在故乡的一件真事（我只作了一点加工），且与《冬官哥及其子孙》有点连续性，所以就放在一起了。一般说，我是不赞成散文进行艺术虚构的，这篇也未违反这一原则。

第四辑多为抒情短章，有的被当作散文诗发表过，另外还有几篇游记。散文的天地很广，可以写人，可以记事，可以绘景，可以状物。写法上可以叙述与描写兼用，议论与抒情并举。对于那种独推抒情散文坐第一把交椅的主张，我并不同。

最后的附辑为寓言。关于寓言，历来有两大学派。一派主张简短，如莱辛就认为“简短是寓言的灵魂”，“要尽可能避免渲染和辞采”。另一派则相反，如拉封丹和克雷洛夫等，就认为把详情细节和如画的描写引入寓言，是十分恰当和富有诗意的。我因并未入流，故也不厚彼薄此。我只是有意把寓言当作散文来写，我的寓言就是散文。我学写寓言的时间不长，数量也不多，今后也不一定再写，现选十余篇附此，聊作纪念。

集名《天风海雨集》，是因我除较早使用“天风”之名外，有时也署名“海雨”，连在一起作散文集名，纯系偶然想到，没有什么深意。

对于文艺的百花园来说，我的这些东西不过是一些小

草。但我想，“泰山不让土壤”，“河海不择细流”，在伟大祖国的春天里，除了绚丽的花朵与繁茂的乔木以外，该也是会容许这些小草生长的吧！

作 者

1990年2月6日

目 录

序.....	(1)
--------	-------

第 一 辑

荷包湖之冬.....	(3)
暴风雨戛然而止.....	(6)
在那穷乡僻壤的地方.....	(9)
我的菜园.....	(13)
采樵慕阜山.....	(18)
折骨求医.....	(23)
於菟和虎子.....	(30)
水爹和老汤.....	(35)
茶山记事.....	(44)

第 二 辑

韩劲风片断.....	(53)
马王堆来信.....	(58)

楊培新片断.....	(62)
三遇杜巴.....	(67)
由一首小诗忆端木.....	(71)
伍禾二十周年忌.....	(74)
如此禁赌令.....	(78)
浮生若梦.....	(80)
动心忍性.....	(83)
因祸得福.....	(85)
因小失大.....	(87)
“厚黑”一例.....	(90)

第 三 辑

佛会目击记.....	(95)
上学百难记.....	(100)
人生忧患作文始.....	(109)
我怎样作起副刊编辑来.....	(112)
从大洪山到武汉.....	(116)
冬官哥和他的子孙.....	(121)
藕塘边.....	(128)

第 四 辑

第十个清明节.....	(139)
-------------	--------

戴像章的老人.....	(141)
卖砧板的山民.....	(143)
卖汽水的小姑娘.....	(145)
什么是福.....	(146)
失侶的雁.....	(148)
被敲打的桂花.....	(151)
牵牛花.....	(153)
节日的腰鼓.....	(155)
绿岛之恋.....	(157)
泉的复活.....	(160)
又到西山.....	(162)
西湖漫笔.....	(165)
白帝庙的“凤凰碑”.....	(169)
千島湖上中秋夜.....	(171)
两张照片的归来.....	(175)

附辑：寓言

草鱼和地图.....	(181)
依附新船的牡蛎.....	(182)
猪獾们的安乐窝.....	(184)
叶公父子好马.....	(186)
驴子和哈巴狗.....	(188)
白额虎治水.....	(189)

鹰的歌咏队.....	(192)
鸟的座谈会.....	(193)
鸱鸺、黄鼬与啄木鸟.....	(195)
“一曲难忘”的乌鸦之歌.....	(197)
好名的大鸚鵡.....	(199)
旅行归来的乌鸦和喜鹊.....	(202)
关于风的对话.....	(204)
斑鸠与小溪流.....	(205)
偷来的富裕.....	(207)
自夸的稗草.....	(209)
波特莱尔的狗和香水瓶.....	(210)

第一辑

荷包湖之冬

我到荷包湖的时候，那里已经在“以粮为纲”的方针指导下，排干了湖水，变成了一望无际的田地。说是田地吧，又全都荒芜着，没有种植任何农作物。除了排水时挖的沟渠外，遍地茅密草深，鼠兔出没，既无道路，也无人烟。荷包湖是荒凉的。

那是工农业生产“大跃进”之后的第三年，也是所谓“三年自然灾害时期”的第二年，我们一群知识分子干部，头上多少有点辫子的，为了生产渡荒，也为了思想改造，奉命来到了荷包湖。

虽然有人一再提倡“先生产，后生活”的先进经验，但生产者总得有个窝儿。于是我们首先在湖心选了一块高地，据说是过去安过鸭棚、停过渔船、也藏过土匪的墩子，在上面搭起了一排茅棚。茅草夹壁，油毛毡盖顶，比“干打垒”还要简单。棚子搭好之后，男女几十人，搬了进去，砌灶做饭，凿井取水，居然熙熙攘攘，颇有几分生气了。

生产的第一步是垦荒，即砍掉满地的红蓼，好让拖拉机来翻土种麦，或留作水田。这里的红蓼之高大，实属罕见，令人瞠目咋舌。它有一人多高，比大拇指还粗，象灌木丛似的，砍起来十分吃力。红蓼本来是一种草，割草如砍树，真是料想不到的事。我们也曾学孔明和周瑜，采用“火攻”战

术，但完全无效。红蓼是鲜活的，水分很多，尽管有风助火势，火也只能燎掉一些叶子，过火以后，它的杆子仍然挺立如故，还是得一刀一刀去砍。这样，一两天下来，就累得腰酸背疼，手也磨起了血泡。但我们大都自我改造的意识很强，总想借此“脱胎换骨”，所以并不怕苦。

荒地开垦出来，播下麦子以后，寒冷的冬天就威严地降临到荷包湖来了。湖里无山、无树、无房屋，是梁山泊的好汉——“没遮拦”，因此刮起风来特别凶。它飞卷起尘沙，猛撼着茅棚，象海啸一样怒吼着扑来，又象野兽一样哀嚎着窜去，使人如临大海，如入深山，感到惊心动魄。至于寒冷，就更厉害了。俗话说：“针尖大的眼，棒头大的风。”茅棚到处是窟窿，任你怎么样堵塞，也不严实，住在里面简直象浸在冰水里一样。那时买不到煤油、蜡烛，一到天黑，大家只好钻到被子里捂着。但被子里也不暖和，往往穿了毛衣、卫生裤，把大衣也盖上，仍然冻得难以入睡。耳听卷地北风，面对无边黑暗，不禁有“长夜漫漫何时旦”之叹。

除了寒冷以外，那个冬天威胁人的还有饥饿。饥饿这幽灵，来到中国大地，已有两年左右了。但只有到了荷包湖，才真正感到它的可怕。我们主粮定量少，又要搭配“三合粉”，据说是进口的牲畜饲料，反正放到嘴里象竹签子一样扎人；加上少油、缺菜、无肉，所以总是吃不饱，不得不带着饿肚子出工或上床。比起过去下放参加农业“大跃进”和小高炉炼铁来，倒觉得那时的“苦战”是值得羡慕的了。这年冬天在荷包湖，运气最好的是在高地周围掘拾一些不知谁留下的小萝卜。有同伴捡了拿到田野里，挖个土灶，用搪瓷盆煮熟了，放点盐就吃。我尝过，确实很香。于是我也去找

了一些来，用罐子腌了放在床头，饿了就摸几个出来嚼嚼。有人好心地警告我说，这样吃会得浮肿病的。我只笑笑，如今哪里还管得了这许多。

还有一个有趣的体验，是吃“油饼”做的食物。这“油饼”不是油炸的饼，而是黄豆等榨油后剩下的渣子。过去，我只知道它能肥田，作食物没有听说过，而且武断地认为即使作食物也决不会好吃。但当一次加夜班饿极了之后，农场场长赏我一碗“油饼”（粉碎了的）掺三合粉的疙瘩，我竟觉得鲜美无比。有谁知道，这榨尽了油的渣滓，竟是人间最好的美味佳肴啊！

这冬天有许多人害浮肿病，害营养性肝炎。我和我爱人都害了肝炎，是经过著名的协和医院检查证明了的。但场长因怕劳动力短缺，只承认了我爱人的肝炎，不肯承认我的肝炎。这也好，救得一个是一个。她上半年生了一个孩子，因营养不良，奶水很少，但孩子又不能减少定量，含着奶头吮不出来就哇哇直哭。即使如此，孩子不到半岁，机关就赶她下乡。没有办法，她只有把孩子留给奶奶去喂米糊糊，自己含着眼泪跟我一道跑到荷包湖来了。场长恩准了她的肝炎之后，她回城休养了四十天，基本控制住没有再发展。而我的肝炎，却没有因场长的不承认而不存在，它变成了迁延性，拖了六七年才治好。

荷包湖的冬天是难忘的。一闭眼，那遍野的红蓼就象在眼前摇晃，那呼呼的北风就象在耳边吼叫，那饥饿的幽灵就象在身旁游荡……这样的冬天，让新一代知道，是必要的，但决不能再让他们去亲身经历。

1983年10月10日，东湖梅岭

暴风雨戛然而止

1968年冬，武汉市文化局与文联的全体干部，奉命离开城市，集中到武昌县金口镇一所学校里，安营扎寨，进行“斗批改”。两个单位共一百余人，从局长起，包括作家姚雪垠、李蕤等，约有45%的人都成了“革命对象”，住在“牛棚”里，区区也在其列。“革命对象”一下来，就被派去垦荒种菜。菜地距驻地不远，滨临一座小湖。在书法理论家陈方既的技术指导下，经过一冬春的辛勤，到第二年春末时，公然瓜菜满园、一片葱绿了。我们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，烦恼也为之暂时消除。

一天黄昏，收工归来，走过小湖边，文化局副局长巴南冈见水平如镜、远山如画，不禁雅兴大发，用一口浓重的胶东话高声赞道：“看，看，多美！真是：青山绿水，碧湖蓝天。”他很欣赏自己创作的这副四字联，一连念了两遍，还问大家道：“好不好？”虽此联“绿水”与“碧湖”意重，平仄也欠妥，但大家不愿扫他的兴，就笑着说：“好，好。”他受到了鼓励，更为兴奋，竟一步从他的四字联跳到了《滕王阁序》的名句，大声吟哦起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来，并说这与眼前景色完全一样。有人笑道：“老巴，莫混淆了季节，现在可是暮春三月啊。”老巴说：“那好办，把‘秋水’改为‘春水’不就得了？”说着